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6 期（《初期大乘佛教》）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¹

〈[導師]自序〉

(pp. 1–5)

釋長慈 (2013.9.13)

一、問題的提出

大乘佛法的淵源，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，大乘是否佛說，在佛教發展史、思想史上，是一個互相關聯的，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！

二、尋求答案的進路

（一）現代依其他語文研究的不足

這一問題，近代佛教的研究者，還在初步探究的階段。近代佛教學者不少，但費在巴利文、藏文、梵文聖典的心力太多了！而這一問題，

◎巴利三藏所能提貢的幫助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◎梵文大乘經，保存下來的，雖說不少，然在數量眾多的大乘經中，也顯得殘闕不全。

◎藏文佛典，重於「祕密大乘佛教」；屬於「大乘佛教」的聖典，在西元七世紀以後，才開始陸續翻譯出來。這與現存的梵文大乘經一樣，在長期流傳中，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，都或多或少的有了些變化，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。

（二）依華文聖典作為解答這一問題的主要依據

對於這一問題，華文的大乘聖典，從後漢支婁迦讖（Lokarakṣa）²，到西晉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，在西元二、三世紀譯出的，數量不少的大乘經，是相當早的。再比對西元二、三世紀間，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所引述的大乘經，對「初期大乘」（約自西元前五〇年，到西元二〇〇年）的多方面發展，成為當時的思想主流，是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的主要依據。

而且，聲聞乘的經³與律⁴，華譯所傳，不是屬於一派的；在印度大陸傳出大乘的機運中，

¹ 本課程講義是以福嚴佛學院及壹同女眾佛學院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講義（由開仁法師及圓波法師指導同學編製）為底本而改編。往後各章節之講義亦同於此，在此一併說明，將不再於往後各章節之講義中重覆註明。

² Lancaster (1974: 287) 指出，支婁迦讖為梵文或其他種印歐語之音譯。此外並提及此一音譯名的梵文還原有二說，一者為 Bagchi 所提出，為俗語(Prakrit) Lokachema 的音譯，其梵文形式為 Lokakṣema；另一為南條文雄所提出的 Lokarakṣa。詳見：Lancaster, Lewis R. 1974. "An Early Mahayana Sermon about the Body of the Buddha and the Making of Images." *Artibus Asiae* 36.4: 287–291。

³ 漢譯《阿含經》所屬部派：1 ·《雜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2 ·《中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3 ·《長阿含經》：法藏部所傳。4 ·《增一阿含經》：大眾部末派所傳。5 ·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：飲光部的誦本。（參見：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281）

⁴ 漢譯所傳律典所屬部派：1 ·《四分律》：法藏部（曇無德部）。2 ·《五分律》：化地部（彌沙塞

這些部派的經律，也更多的露出大乘佛法的端倪。

所以，惟有重視華文聖典，研究華文聖典，對於印度佛教史上，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，才能漸漸的明白出來！

三、寫作的動機

(一) 修正印度之佛教中之見解

民國三十一年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對這些問題，曾有過論述。

我的修學歷程，是從「三論」、「唯識」，進而研究到聲聞的「阿毘達磨」。那時，我是著重論典的，所以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以大乘三系來說明大乘佛教；以龍樹的「性空唯名論」，代表初期大乘。

然不久就理解到，在佛法中，不論是聲聞乘或大乘，都是先有經而後有論的。

◎經是應機的，以修行為主的。

◎對種種經典，經過整理、抉擇、會通、解說，發展而成有系統的論義，論是以理解為主的。

※我們依論義去讀經，可以得到通經的不少方便，然經典的傳出與發展，不是研究論義所能了解的。龍樹論義近於初期大乘經，然以龍樹論代表初期大乘經，卻是不妥當的。

(二) 為完整說明從「佛法」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主要因素

同時，從「佛法」而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主要因素，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也沒有好好的說明。

(三) 結

我發現了這些缺失，所以沒有再版流通，一直想重寫而有所修正。由於近十年來的衰病，寫作幾乎停頓，現在本書脫稿，雖不免疏略，總算完成了多年來未了的心願。

四、概述大乘法門的傳出與開展

(一) 大乘從多方傳出而向共同目標展開

大乘——求成佛道的法門，從多方面傳出，而向共同的目標而展開。

1、承繼《阿含經》以來的二類行人—重信與重慧

從《阿含經》以來，佛弟子有了利根慧深的「法行人」，鈍根慧淺的「信行人」——二類，所以大乘興起，也有「信增上」與「智增上」的不同。

◎重信的，信十方佛（菩薩）及淨土，而有「懺罪法門」、「往生淨土法門」等。

◎重智慧的，重於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空」，「一切法本淨」，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的深悟。大乘不是聲聞乘那樣，出發於無常（苦），經無我而入涅槃寂靜，而是直入無生、寂靜的，如「般若法門」、「文殊師利法門」等。直觀一切法

部）。3·《十誦律》：說一切有部（薩婆多部）。4·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根本說一切有部。5·《摩訶僧祇律》：大眾部。6·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：銅鑠部的律釋。7·《解脫戒經》：飲光部。（參見：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p. 67-89）

本不生（空、清淨、寂靜），所以「法法如涅槃」，奠定了大乘即世間而出世間，出世間而不離世間的根本原理。

※重信與重慧的二大法門，在互相的影響中。

2、大乘特有的悲增上行人

◎大乘是行菩薩道而成佛的，釋尊菩薩時代的大行，願在穢土成佛，利濟多苦的眾生，悲心深重，受到淨土佛菩薩的無邊讚歎！

◎重悲的行人，也在大乘佛教出現：願生人間的；願生穢土（及無佛法處）的；念念為眾生發心的；無量數劫在生死中，體悟無生而不願證實際的。

※悲增上行，是大乘特有的。

3、結

不過初期大乘的一般傾向，重於理想的十方淨土，重於體悟；重悲的菩薩道，得不到充分的開展，而多表現於大菩薩的慈悲救濟。

（二）從「佛法」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的動力—佛涅槃後對佛永恆的懷念

從「佛法」而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⁵，主要的動力，是「佛涅槃以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

1、對佛永恆懷念的表現

（1）在事相上

佛弟子對佛的信敬與懷念，在事相上，發展為對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；如舍利造塔等，種種莊嚴供養，使佛教界煥然一新。

（2）在意識上

◎在意識上，從真誠的仰信中，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——「譬喻」⁶與「本生」⁷，

⁵ 印順法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 2：

一、「佛法」：釋尊為弟子說法，制戒，以悟入正法而實現生死的解脫為宗。弟子們繼承了釋尊的（經）法（dharma）與（戒）律（vinaya），修習宏傳。西元前三〇〇年前後，弟子們因戒律（與法）的見地不同而開始分派；其後一再分化，有十八部及更多部派的傳說。如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（Śrilankā 即錫蘭）等地區的佛教，就是其中的赤銅鑠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。

二、「大乘佛法」：西元前一世紀，有稱為大方廣（mahāvaiḍūḍya）或大乘（mahāyāna）者興起，次第傳出數量眾多的教典；以發菩提心（因），修六度等菩薩行（道），圓成佛果為宗。這一時期，論義非常的發達；初期「佛法」的論義，也達到精嚴的階段。從西元二世紀起，到八世紀中（延續到一一世紀初），譯傳於我國的華文教典，就是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的。

⁶ 譬喻（avadāna）：是梵語阿波陀那的義譯，其原始意義，是「光輝的事跡」。《大智度論》提到「菩薩譬喻」，這是與佛菩薩思想有關的。考銅鑠部所傳，《小部》有『譬喻』集，都是偈頌，分「佛譬喻」，「辟支佛譬喻」，「長老譬喻」，「長老尼譬喻」。「佛譬喻」為佛自說的，讚美諸佛國土的莊嚴；末後舉十波羅蜜多，也就是菩薩的大行。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，就是佛說往昔的菩薩因行部分，這是菩薩思想的重要淵源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15-117）

⁷ 本生（jātaka）：從現在事說到過去事，又歸結到過去的某某，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。「律部」所傳的本生，通於佛及弟子，或善或惡。……融攝印度的先賢盛德，引歸到出世的究竟解脫。也就因此，先賢的盛德——世間的善業，成為佛過去生中的因行，菩薩道就由此而引發出來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14-115）

出世成佛說法的「因緣」⁸。希有的佛功德，慈悲的菩薩大行，是部派佛教所共傳共信的。

◎這些傳說，與現實人間的佛——釋尊，有些不協調，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觀，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，菩薩願生惡趣說。這都出於大眾部（Mahāsaṃghikāḥ），及分別說部（Vibhājya-vādināḥ），到達了大乘的邊緣。⁹

※從懷念佛而來的十方佛（菩薩），淨土，菩薩大行，充滿了信仰與理想的特性，成為大乘法門所不可缺的內容。

2、對佛永恆懷念的開顯種種法門

「大乘佛法」，是從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而開顯出來的。

(1) 重信的菩薩行

於十方佛前懺悔，發願往生他方淨土的重信菩薩行，明顯的與此相關。

(2) 重悲願的菩薩行

悲願行菩薩，願在生死中悲濟眾生，及大菩薩的示現，也是由此而引發的。

(3) 重慧的菩薩行

直體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重慧菩薩行，也有密切的關係。

◎「空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願」、「無起」、「無生」、「無所有」、「遠離」、「清淨」、「寂靜」等，依《般若經》說，都是涅槃的增語。

◎涅槃是超越於「有」、「無」，不落名相，不是世俗「名言」所可以表詮的。

◎「空」與「寂靜」等，也只烘雲托月式的，從遮遣來暗示。

◎釋尊入涅槃後，不再濟度眾生了，這在「對佛所有的永恆懷念」中，一般人是不能滿足的。

◎重慧的菩薩行，與十方佛、淨土等思想相呼應，開展出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體悟。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，涅槃不離一切法，一切法如涅槃，然後超越有、無，不落名相的涅槃，無礙於生死世間的濟度。

3、結

所以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為通曉從「佛法」而「大乘佛法」的總線索。

(三)「念佛、見佛」從原始佛教到演化為秘密大乘的轉變

1、初期大乘重信與重慧的念佛、見佛

由於「對佛的懷念」，所以「念佛」、「見佛」，為初期大乘經所重視的問題。¹⁰

⁸ 因緣（nidāna）：南傳《小部》的『本生』，前有「因緣」，分「遠因緣」、「次遠因緣」、「近因緣」。從然燈佛時受記說起，到成佛，轉法輪，回祖國化度，成立祇園。在祇園說『本生』，所以這是本生的「因緣」。律中的「因緣」，與「本生因緣」，都是佛的傳記。在佛傳中，發現佛陀超越世間的偉大。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p. 117-118）

⁹ 印順法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 180：「我以為大乘思想的胚胎，在分裂前已經存在。吠舍離結集，促成二部的分裂。分別說系重《長含》，大眾系重《增一阿含》，這豈是無所謂的！從此，初期佛教的聖典，已達到凝固的階段。」

¹⁰ 印順法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854：

念佛(buddhanusmṛti)，是「六念」之一。《雜阿含經》的「如來記說」，從念佛而組合為「三念」、「四念」、「六念」；《增壹阿含經》更增列為「十念」。然適應「信行人」，及「佛涅槃後，

- ◎重慧的菩薩行，「無所念名為念佛」，「觀佛如視虛空」，是勝義的真實觀。
- ◎重信的菩薩行，觀佛的色身相好，見佛現前而理解為「唯心所現」，是世俗的勝解觀（或稱「假想觀」）。

2、從重於「觀佛色身」而轉為觀「我即是佛」

- ◎這二大流，初期大乘經中，有的已互相融攝了。
- ◎西元一世紀起，佛像大大的流行起來；觀佛（或佛像）的色身相好，也日漸流行。
- ◎「唯心所現」；（色身相好的）佛入自身，經「佛在我中，我在佛中」，而到達「我即是佛」。這對於後期大乘的「唯心」說，「如來藏」說；「祕密大乘佛教」的「天慢」，給以最重要的影響！
- ◎佛法越來越通俗，從「觀佛」、「觀菩薩」，再觀（稱為「佛教令輪身」的）夜叉等金剛；¹¹「天慢」——我即是夜叉等天，與「我即是佛」，在意義上，是沒有多大差別的。

3、結

- ◎所以，「原始佛教」經「部派佛教」而開展為「大乘佛教」，「初期大乘」經「後期大乘」而演化為「祕密大乘佛教」，推動的主力，正是「佛涅槃以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
- ◎在大乘興起聲中，佛像流行，念佛的著重於佛的色身相好，這才超情的念佛觀，漸漸的類似世俗的念天，終於修風、修脈、修明點，著重於天色身的修驗。這些，不在本書討論之內；衰老的我，不可能對這些再作論究，只能點到為止，為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研究者，提貢一主要的線索。

五、結—致謝

本書的寫作時間，由於時作時輟，長達五年，未免太久了！心如代為校閱書中所有的引證——文字與出處，是否誤失；藍吉富居士，邀集同學——洪啟嵩、溫金柯、黃俊威、黃啟霖，為本書作「索引」；性瀅、心如、依道、慧潤，代為負起洽商付印及校對的責任。本書能提早出版，應該向他們表示我的謝意！近三年來，有馬來亞繼淨法師，香港本幻法師；及臺灣黃陳宏德、許林環，菲律賓李賢志，香港梁果福、陳兆恩、胡時基、胡時昇諸居士的樂施刊印費。願以此功德，迴向於菩提！中華民國六十九年，七月二十七日，印順序於臺中華雨精舍。

佛弟子心中的永恆懷念」而特別發展的，是念佛法門。

¹¹ 印順法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 144-145：「瑜伽部即五方五佛說而開為五部——如來、寶、蓮華、業、金剛。其曼陀羅依月輪心中五智成五佛，一一出三輪身。即以大日（中）、不動（東）、寶生（南）、彌陀（西）、不空（北）——五佛為自性輪身。普賢、文殊、虛空藏、觀自在、金剛業——五菩薩為正法輪身。不動金剛、降三世、軍荼利、六足（即閻摩德迦）、大夜叉金剛——五大明王為教令輪身。」